

冬日
不曾有
暖陽

寶劍鋒

著

山頂文化

目錄

第一章	浪漫與煙火	007
第二章	成年人的世界	023
第三章	飲食男女	040
第四章	暗潮湧動	056
第五章	兄弟反目	072
第六章	峰迴路轉	089
第七章	峰創對峙	105
第八章	風起青蘋	121
第九章	七年情殤	137
第十章	峰創入駐	154
第十一章	戛然而止	169
第十二章	風雨如晦	185
第十三章	江山飄搖	201
第十四章	波瀾乍起	216
第十五章	人心本惡	232

第十六章	整裝歸滬	247
第十七章	大廈將傾	263
第十八章	我叫小鈴鐺	278
第十九章	一無所有	294
第二十章	喪心病狂	309
第二十一章	情不知所起	325
第二十二章	恩將仇報	341
第二十三章	愛而不得	357
第二十四章	內憂外患	373
第二十五章	風波再起	389
第二十六章	天青色等煙雨	405
番外篇	時景明，玖笙那年	427



對的時間遇上錯的人

還是錯的時間上遇上對的人

沒有人知道

「轉身離開，有話說不出來，
海鳥跟魚相愛，只是一場意外……」

那年上海張江地鐵站還沒有延長線，
那年張江湯臣二期還沒有開建，
那年張江周邊還有農田，

那年陸靈與江輕語分手，一別兩寬。



浪漫與煙火

月色撕破雲層，在城市的角落裡留下影蹤。

上海，是都市商海人們的十里洋場，也是夢想家們揚帆的最佳航向。

陸霆乘着夜色，摩挲着那張已經陳舊發黃、四周泛起毛邊的舊報紙，腳邊的垃圾桶裡散落着空酒瓶，煙蒂不可避免地沾在桌上。

照片上他肆意張揚，眼神裡帶着少年人的驕狂，這見證着他初出校園，在這個社會上赤手空拳，憑藉熱血和才華打下自己的天地。

《手遊田園故居以八十萬元售出，創下大學生研創團隊最高成交紀錄》——碩大的標題，配上陸霆年輕的面孔，看上去朝氣蓬勃，好像那裡站着的就是互聯網冉冉升起的新星。

陸霆喝掉鋁罐裡最後一口啤酒，拇指流連在這張巨大篇幅的新聞報道上，彷彿在重溫那時的鮮花與輝煌。

如今，陸霆仍舊穿着筆挺的西裝，仍舊日夜耕耘在研創一線，那麼，改變的是什麼呢？

是他開始深夜失眠，看着太陽西落，夜色降臨，迷失在這座城市最不起眼的街巷裡。

是他失去掌聲，從神壇走下，一次次撞擊在成功的壁壘上，頭破血流而不自知。

是他把夢想當做一切，以為夢想萬歲可以不食煙火，然後被現實的柴米油鹽狠狠擊碎，破鏡難圓。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

陸霆勾着嘴角，苦澀一笑，他已經不是少年了，高樓林立之間，上與不上憂愁都一直環繞着他。

就像以為上海充滿了機遇，是勇敢者的天堂，沒想到，這裡除了要拚命爭搶的機會，還有後台、運氣、權柄……這些曾經在他眼中不值一提的其他因素。

「鏘。」

鋁罐碰撞的聲音在這個狹小的客廳裡，格外清晰。

「這麼晚了你還不進來睡覺？」

江輕語穿着睡衣，慵懶地倚靠在門邊，即便是卸妝之後，仍舊難掩她傾城之色，丹鳳眼微微上挑，眉目間盡是嫵媚風情。

「嗯，就快了。」

陸霆被煙酒浸泡的嗓音略帶沙啞。

江輕語對他這不時喪氣的狀態見怪不怪，撇撇嘴說：「小心明天起晚了，沒有全勤獎那下個月的水電費就從菜錢裡扣。」

陸霆狠狠按了一下太陽穴，這些生活瑣事已經充斥了他所有的業餘時間。

江輕語看着他疲憊的樣子，略有些不忍，揪着洗到發白的袖口，扯下一根線頭吹掉。

「有時間在這懷念過去，不如趕緊衝衝業績，好歹也是個項目部組長，天天開會也沒見你往家裡多拿一分錢。」

江輕語看到桌子上整齊攤開的報紙，知道那是陸霆的心頭寶，

沒事就愛坐在那看，就應該把它裱起來掛牆上，一天三炷香。

陸霆聽着女友不鹹不淡的軟刺，想反駁都無從開口。

當時他到朝華傳媒項目部入職組長的時候，人人都說他低就了。

就連陸霆自己都認為，出人頭地是早晚的事，成功的壁壘很快就會被打破，然後在這裡安家落戶，也做一回時尚高端的職場精英。

四年過去了，在組長這個位置上再無寸進，已經將陸霆的邊角打磨光滑，眼睛裡再也不是稚嫩，而是穩重，是少年人被摧折之後煥發的新生機。

陸霆想告訴她下週要召開的董事會上，自己的策劃案就會被提上議程。

到時候即便不能過上汽車洋房的日子，好歹能租個大點的房子了，不至於兩個人在洗手間轉個身都要胳膊碰在一起。

他張了張嘴，看見江輕語平靜的眼神，還是什麼都沒說。

陸霆有的時候會有些恍惚：當年大學裡的江輕語是什麼樣子呢？

像帶着清晨第一顆露珠的鮮花，談論起理想和專業，頭頭是道，能站在台上與高年級辯論，永不服輸。

他們揹着行囊，從家鄉來到上海，這裡的冗雜與沉重，慢慢壓彎了少女的驕矜，她不再說起夢想，話題從專業變成了雞毛蒜皮。

他們在這個城市裡相互依偎，在對方身上汲取力量，然後等到天亮再重新出發，去面對一波又一波的難題。

陸霆就在這樣的周而復始中輾轉了四年。

「馬上就過年了，你跟沒跟田超說起還錢啊？我媽說了，不買房可以，車必須有。」

江輕語的精緻不止在臉蛋，身上的每一寸皮膚都光滑細膩，如同上好的骨瓷，在日光燈下都能散發着如玉般的光。

陸霆刷牙的動作一滯，當年《田園故居》以八十萬的價格賣掉，起因就是合夥人田超的母親重病，急需一大筆錢救命。

但是這幾年過去了，林林總總還了不到十萬。

江輕語和陸霆早就見過了家長，「裸婚」肯定是行不通的，這錢要不回來，陸霆拿什麼買車辦婚禮。

看着陸霆的臉色，江輕語就知道他肯定又沒跟田超開口，氣得翻了個白眼。

「你顧忌着兄弟情分不肯催他，他也是真不着急啊！那八十萬你說給就給，我當年也沒攔着你吧，你不想要回來，倒是再給我掙個八十萬啊。」

上海這地界，寸土寸金，沒房也能理解，兩個人慢慢打拚吧，但是有輛車總不過分。即便這樣，陸霆也死要面子，遲遲不肯跟田超說起還錢的事。

「輕語，我手上有個策劃案下個月就能施行了，到時候年終獎肯定夠買車了，再委屈你等等好不好？」

江輕語面沉如水，看着擠擠挨挨的空間，心裡更是煩躁，趿拉着拖鞋走出洗手間，嘟囔着說：

「就這什麼時候能過上好日子啊，真是榆木腦袋，一點情調都沒有，這日子也夠煩人的……」

陸霆聽着女友的抱怨，看着鏡子彎了彎嘴角，滿嘴的苦澀就要溢出來。

情調？

成年人的世界裡，情調也是需要成本的。蠟燭鮮花，紅酒牛扒，每一樣都要用錢去換。

嘴裡的牙膏唯餘辛酸，客廳的鐘敲響十二下，陸霆重重呼出一口氣，希望今晚能一覺到天亮。

早晨七點鐘的上海，清潔工已經清理了大街小巷，上班族手裡的豆漿在寒天中氤氳着熱氣。

江輕語裹緊大衣，隨着地鐵的人流被擠出車廂。

「我真是受夠了，我告訴你陸霆，這車要是買不來，你就跟田超過日子去吧！」

陸霆拎着公事包在她身後亦步亦趨，輕聲哄着：「快了快了輕語，年底保證讓你開上新車，再也不用擠地鐵了。」

「要不就租這裡的張江湯臣豪園也行，玉蘭那我是絕對不要住了。」

在第三個行色匆匆的路人撞在江輕語胳膊上的時候，她提着外套一角，上面滴滴答答的淌着豆漿。

江輕語的火氣瞬間高漲，劈手奪過陸霆要給她擦拭的紙巾，踩着腳自己走了，那背影風風火火，好像一刻都不想在這待下去。

「輕語！」

陸霆快跑兩步追上她，女友面如冰霜，連平時的一個眼尾都不願意掃他了。

「我幫你處理一下吧輕語。」

陸霆彎下腰用紙巾一點點把豆漿擦乾淨，但是現在，即便只留下了一些潮濕的水印，江輕語也覺得極其礙眼。

陸霆又把她沾上豆漿的手指用紙巾擦淨，細心到每一個指縫，他記得女友是有一些潔癖的。

江輕語看着這個在一起很多年的男人，從稚嫩青澀，到如今成熟穩重，親眼見證他從少年長成青年。

如果是從前，陸霆的體貼細心，一定會讓江輕語感到溫暖，可是現在，她只能想到這杯豆漿潑灑在身上的餘溫，並且覺得這樣黏膩的觸感讓人厭煩。

把手抽回來，江輕語不想去看他現在的神色有多深情。

或者說，她不在乎這樣的深情有多貴重。

「走吧。」

陸霆的手放在身側，握了握拳，沉默地走了。

朝華傳媒享譽國內，陸霆是做遊戲研創起家，但這個方向在朝華來說，卻是近幾年新興的領域。

機會多，危險也多，高層領導大多跟着老董事長打過江山，自恃功高，卻在年紀漸長的同時，越發固步自封，不敢涉足這種新領域。

「組長早。」

陸霆在項目部做得風生水起，一路上與不少人停下寒暄，可見人氣高漲。

陸霆儀表堂堂，早年的成就讓他骨子裡就帶着自信，職場的歷練，使他不驕不躁，這對下屬來說有着致命的吸引。

辦公桌後的陸霆，戴上了金絲邊的眼鏡，那些令人頭大的數據在他腦海裡過了一遍又一遍，為了這個策劃案，整組人耗時三個月，從市場調研到數據統籌，每一步，陸霆都親自參與。

「這裡有一處明顯的錯誤，你們核對過之後再交給我。」

陸霆指着那串數字略帶不滿。

董事會迫在眉睫，這個策劃案還沒有達到最完美的狀態，那幫老頭子有多難纏，他已經見識過了，想要在遊戲這個新興領域佔領一席之地，以現在的完成度根本不可能。

「組長，這些數據已經是當前最有說服力的了，我認為有一點點的誇大也是好事，讓那些高層看看其中的潛力增加我們成功的幾率啊。」

組員邵俊偉有些不服氣，為了這些不知道熬了多少個通宵，緊

要關頭要重新核對，這增加了不少的工作量。

陸霆看着這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笑了笑，指着他手腕上的錶說：「情侶的，新款吧？」

邵俊偉有些羞澀地點點頭，愛惜地蹭了蹭錶盤。

「誇大數據是投機取巧的行為，任何策劃案的後期審批都要經過嚴格的測算，這關係到收益。」

陸霆一邊說，一邊用紅筆把錯誤的數據圈畫出來：「高層在乎利潤，如果我們策劃案例預估的數據跟最後有很大的差距，那麼事後追責，你以為責任在誰？」

邵俊偉愣住了，很明顯他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尷尬地撓撓頭。

「組長，我……」

「去改吧，辛苦你了，今天努努力，等這一仗打完了讓你多休兩天。」陸霆玩笑似的指了指他的錶，「到時候好好陪陪女朋友。」

邵俊偉咧着嘴笑了，拿起文件回到辦公桌。

陸霆對工作一絲不苟，嚴苛到讓下屬叫苦連天，但是他們組的業績也是最好的。

凡是拿出去的項目，沒有一個是不讓公司賺錢的，其他組眼紅心熱也沒辦法。

想到邵俊偉那享受愛情的樣子，陸霆恍惚了一下。

自己好像很久都沒有給輕語送過禮物了。

兩個人在一起的時間太長了，熟悉到牽手就像左右手互摸，早就已經退去了最初的激情，熱戀總是來去匆匆。

陸霆一到公司就是百分百的工作狂，有時候為了一個細節，能從早上坐到下班，經常忘記吃飯，抽屜裡常備着胃藥。

正午的陽光明媚耀眼，即便是冬季，也能在寒光中感受到溫暖。

透過玻璃窗照在身上，陸霆的側臉在光線中蒙上面紗，眼鏡框

折射的金屬光澤，襯托得整個人出塵又端方。

「哈哈哈哈哈，老妹兒你可太有意思了！」

陸霆聽見門外一陣喧嘩，那個東北來的大個子李蓬又在耍活寶了。

自從李蓬來了項目組，整個組的畫風都被帶跑偏了，越來越濃鬱的東北味在辦公室蔓延。

陸霆摘掉眼鏡，看看手錶已經下午一點了，不知不覺又錯過了午飯時間。

捏捏鼻樑，伸了個懶腰，晃着脖子慢慢走出辦公室。

「笑什麼呢？這是都吃完飯回來了？」

「組長。」

一大幫人圍在辦公區說說笑笑，李蓬還坐在了桌子上，看見他連忙跳下來。

「咱們組新來的小老妹兒，可帶勁了。」

李蓬天天沒有正經樣子，東北人的大氣豪爽讓他收穫了不少好人緣，大家都喜歡聽他隨便閒聊。

陸霆看着下屬圍住的中間，站着一個年輕女孩，揹着雙肩包，高高的馬尾上還紮着蝴蝶結，牛油果色的棉服透着新綠，看上去俏皮青澀。

「新來的？人事部送來的實習生？」

陸霆這組好久沒來新人了，因為他在項目部以嚴肅著稱，新來的實習生們大多受不了這個氛圍，漸漸的人事部也就不把新手往一組分了。

凌筱筱彎着大眼睛，雙手遞上簡歷：「組長好，我是實習生凌筱筱，畢業於美國加州史丹福，SAT 成績是 1560 分，剛剛歸國到您麾下實習，請多多指教。」

陸霆挑眉，人事部這是發什麼神經，這麼好的人才，就下放到自己這項目小組？不怕他三天把人訓跑了啊。

翻看着她的簡歷，成績優秀，獎項榮譽列了滿滿一張紙，還真是個海歸高材生啊。

「歡迎你，雖然只是實習，但任務也比較繁重，儘快熟悉環境吧。」

陸霆看這個女孩嬌俏靚麗，大眼睛笑起來像月牙一樣，惹人喜歡，就像小時候吃的麥芽糖，甜滋滋的沁人心脾。

陸霆環視了一圈，就李蓬這個傻大個最顯眼，乾脆指着他對凌筱筱說：「以後就讓他帶你，先熟悉基本業務，合格了再說別的。」

李蓬突然被點名，有點懵，看着女孩對自己笑，話都不會說了，就會摸着頭嘿嘿傻笑。

凌筱筱看着陸霆轉身回去的背影，微微一笑，沒有開口，卻在自己心裡，默唸一句：好久不見。

李蓬戳戳她，賤兮兮地說：「怎麼樣，咱組長帥吧，雖然比我差一點，但是也算人見人愛花見花開了。」

凌筱筱看着這張大臉一時語塞，不動聲色地轉移話題：「組長說，合格了再說別的，是什麼意思？」

李蓬把她領到辦公桌旁，撇撇嘴：「這是咱們一組的傳統，先把所有項目熟悉一遍，尤其是正在賺錢的，和即將賺錢的，都了解吃透了，就能明白咱們一組是什麼工作標準了。」

凌筱筱可是優等榮譽畢業，拿着一沓榮譽證書滿載回國，學習能力是頂級的，不過剛剛換了一個環境，還有點不適應，看什麼都覺得新奇。

翻了一下午的舊策劃書，凌筱筱覺得脖子痠疼，喝水的時候反應過來，好像一直都沒看見有人從辦公室出來，暗自納悶。

難道領導都是不上廁所的？

正想着，對面辦公室的門就開了。

陸霆一手接電話，一手拿着文件夾，大步流星地穿過辦公區，路過凌筱筱身邊的時候，停下了。

看了她一眼，第一反應就是，這女孩大眼睛像葡萄似的，水汪汪的。

「英語怎麼樣？」

凌筱筱上班第一天就被頂頭上司點名，愣愣地說：「挺、挺好。」

陸霆頷首，把文件放在她桌上：「兩個小時，翻譯出來送到辦公室。」

凌筱筱粗略一看足足有六七張紙，這分針還有半圈就到下班時間了，這上司指使人加班都這麼理直氣壯嗎？

李蓬同情地看着她，拍了拍她的肩膀：「認命吧，我們組都是國產的，就你一個留過洋的，以前這種工作組長都出去找外援，現在有了你，估計以後就都是你的了。加油！」

凌筱筱看着文件夾哀歎一聲，只能安慰自己，上班第一天就被委以重任，前途無量啊。

冬天黑得早，剛過六點，外邊已經華燈初上，各種炫目的霓虹燈一改白天的沉寂，逐漸喧囂起來。

凌筱筱敲下最後一個字，脖子已經不會動了，早就已經過了下班時間，同事都走得差不多了，除了她，只有對面辦公室的燈還亮着。

凌筱筱把材料列印出來，敲門之前，順手整理了一下頭上的蝴蝶結，動作嬌憨，活脫脫就是個少女模樣。

「進來。」

「組長，我翻譯好了，您看看。」

陸霆低聲答應了一下，手指敲敲桌面：「放這吧。」

本來想先忙完手頭上的事情再看，一抬頭，就看見凌筱筱忽閃

着眼睛，手扶着脖子，不自然地輕晃。

抿了下唇，合上鋼筆，看着那份段落工整的翻譯文件，剛想誇一誇這女孩做事認真，就看見一處譯錯，順着往下幾行，又有兩處翻譯錯誤，瞬間就皺起眉。

「史丹福的高材生就這種翻譯水準？」

文件啪的一聲甩在桌子上，凌筱筱嚇一跳，拿起來仔細看看。

「這些專業名詞太晦澀了，我查了字典才弄清楚的。」凌筱筱有些委屈，忙了一下午不能開開心心下班就算了，還被嘲諷了。

「不會可以問，你那張嘴是擺設？」

陸霆上報的預算被駁回了，下午一直焦頭爛額的，這時候說話語氣衝了一些。

看着女孩揪着衣服不敢說話的樣子，也覺得自己有失風度，停頓了一下，緩和着語氣。

「不會就問，工作上得過且過是大忌，別說你這好幾處錯誤，就算只有一處也得拿回去重改。」

陸霆看看時間不早了，說：「先下班吧，明天改好了給我，再有錯誤就直接回人事部，讓他們給你重新分配，我這裡不供大佛。」

凌筱筱小聲應和，拿着文件夾就逃了出去，好像晚一點就能被陸霆吃掉一樣。

關上門，凌筱筱對着裡面吐舌頭，暗暗嘟囔：「上司都是魔鬼，祝你禿頭禿到髮尾。」

等陸霆忙完手上的事，已經快八點了，一天沒吃正餐，這時候腸胃已經開始反抗了。

熟練地拉開抽屜，往嘴裡塞了一顆藥，舌尖的苦味已經習慣，收拾好東西，走了出去。

路過行政部的時候，裡邊漆黑一片，看樣子江輕語早就下班了，

可他手機上卻沒收到任何消息。

他都記不清從什麼時候開始，兩個人早出晚歸，明明在同一間公司上班，卻一天也說不了幾句話。

這個時間，路上的車川流不息，斑馬線上的行人也都步履匆匆。

拎着菜籃子的婦女趕着回家給孩子做飯，打扮時尚靚麗的女郎可能還有下一場派對，領着孩子的一家三口因為學習成績喋喋不休。

每一個人都有屬於這個社會的角色，或成功，或失敗，或帶着煙火氣息，或者只是燈紅酒綠中找不清方向的飲食男女。

陸霆突然想起上午在邵俊偉手上看到的錶，想起輕語早上悶悶不樂的樣子，打算買個禮物哄哄她。

商場裡燈火通明，分不清晝夜，陸霆在各種櫃檯之間徘徊。

他很少逛街，也不懂什麼化妝品，分不清口紅色號，以前江輕語還因為這個調侃他，鬧着要他塗口紅。

陸霆駐足在一家珠寶店門前，他記得輕語喜歡這些亮晶晶的東西。

「把這個拿出來看看。」

鑽石之所以是女人心頭愛，因為它精細的切割，折射了世上最繽紛耀眼的色彩，在一切華麗面前，鑽石代表着浪漫與恆久。

璀璨的鑽石鋪在黑絨布上，極致鮮明的對比，為鑽石更增魅力。

「先生，這款鑽戒是今年的秋冬新款，象徵『一生只愛你』。」

陸霆覺得輕語會喜歡這個戒指的，掏出手機準備付款，隨口問道：「多少錢？」

「兩萬三千八百四十元。」

陸霆的手一頓，有些尷尬地低咳一聲，攥着手機的指節開始泛白。

兩萬多塊買個戒指，對於陸霆現在來說，的確超出了消費能力，

可能買了這個戒指，未來兩個月，就要頓頓吃泡麵了。

陸霆想了一會，還是把放着戒指的托盤推了回去，指着旁邊角落裡一顆不起眼的碎鑽戒指，說：「這個吧，幫我裝起來。」

這個碎鑽遠遠沒有剛才那顆耀眼奪目，看上去寡淡許多。

櫃檯小姐撇撇嘴，利落地把戒指裝盒收款，生怕一會陸霆連這個都反悔了。

陸霆拿着袋子，覺得有些虧欠江輕語。

在一起七年，刚开始都是窮學生，陸霆的家境並不算太好，平時也沒送過什麼名貴禮物。

後來研發遊戲掙了點錢，有經濟基礎了，但陪伴她的時間卻又少了，經常在辦公室一泡就是一天。

《田園故居》是陸霆大四那一整年全部的心血，如果一直開發下去，前景不可限量。

想起這些往事，陸霆難免有些苦澀，說起付出，江輕語才是那個一直在背後默默無聞的人。

這個碎鑽戒指是單薄了一些，陸霆在心裡暗暗下定決心，以後一定能給江輕語買最大最好的鑽戒。

陸霆匆匆往外走，想快點回家，輕語一定會高興的。

突然，前邊扶梯上緩緩下來兩個人，男的高挑，女的纖細，那身米白色的羊絨大衣看着十分眼熟。

「……輕語？」

陸霆皺着眉喃喃道。

那兩人談笑風生，不知男人跟女人說了些什麼，竟惹得她掩唇嬌笑，那鬢笑間的風華，赫然就是江輕語。

陸霆撥通了江輕語的電話，對面的女人也翻出手機來。

「輕語，你在哪？」

陸霆這個位置只能看見她的側臉，並不知道此時的表情，不過從聲音能聽得出來，她肯定不是像剛才那樣，笑的開懷。

江輕語停頓了一下，眼神瞟着身旁的男人：「我在商場呢，上司要給別人送禮，叫我出來幫忙挑一下。」

「那，你忙着吧，記得回家吃飯。」

這話聽上去再正常不過了，但是陸霆心裡還是彆扭着。

自從來到上海，輕語很少像剛剛對着別人那樣跟他相處了，回到家不是冷言冷語，就是抱怨是非。

陸霆心思粗，一直也沒覺得有什麼，只當作雙方工作壓力太大，慢慢排解就好了。

就在剛才，女友毫無芥蒂，那樣明媚的笑，比鋪在天鵝絨上的鑽石還要亮眼。

陸霆才恍然意識到，她不是不愛笑了，而是不愛對着自己笑了。

生活永遠是最好的現實家，會把一切浪漫的、美好的、充滿了羅曼蒂克的事物，變成芸芸中最普通的一種米，扔進缸裡就再也找不出來。

人是如此，愛情亦是。

陸霆踟躕着邁出一小步，又迅速撤回來，從另一側通道出去了。

他並不是一個三言兩語就會懷疑枕邊人的性格。

江輕語從他籍籍無名時就陪着他了，到光輝時刻，再到如今的式微，都沒有一絲一毫放棄離開的樣子。

算是在上海這個大染缸裡，讓陸霆放心把後背交付的人。

枕邊人，朝夕相對，有些事情不能只看眼睛，更要去問問自己的心。

陸霆拿着禮品袋回家，一如往常，做飯收拾家務，然後等着江輕語回家。

時針轉了一圈又一圈，陸霆始終坐在沙發上，桌上的飯菜熱了三次，眼看着餘溫又要消失，門鎖響了。

江輕語進來看客廳黑着，一開燈猛然看見陸霆坐在那，嚇了一跳。

「發什麼神經，大晚上的嚇唬人。」江輕語拍拍心口喘氣。

「回來得這麼晚，吃飯了嗎？」

聽陸霆這麼一問，江輕語才想起來今天那個電話是叫她回來吃飯的。

「呃，不好意思啊，跟上司在外面吃過了。」江輕語看着桌子上滿滿的菜盤，有些訝異，「你還沒吃？」

陸霆起身把飯菜放進雪櫃，背對着江輕語說：「我吃過了。」

一邊收拾，一邊漫不經心地問：「你上司是誰呀？」

江輕語在客廳的小鏡子前卸妝，也沒多想，回答：「就是朱嘉偉呀，行政部部長，我頂頭上司。」

陸霆知道江輕語在做官上獨有天分，多方交際，應酬往來，比自己都熟稔三分。

同時進的公司，自己還在小組長位子上徘徊，而她已經高昇到了行政部副經理，可謂是一帆風順，青雲直上了。

陸霆在公司，滿腦子都是工作，對其他部門的人事情況並不熟悉，朱嘉偉這個名字也只停留在耳熟的階段。

陸霆搖搖頭不再多想，擦乾手走出去，把放在玄關的小袋子遞給江輕語。

「送給你，下班之後特意去買的，你看看喜不喜歡。」

江輕語擦臉的手停頓了，看着那個禮品袋上碩大的商場標識，竟然有一瞬間的慌亂，不過低着頭，並沒有讓陸霆察覺到她的眼神。

打開盒子，是一顆小小的，像夜幕星芒般微弱的鑽戒，在內置燈

的照耀下，也閃爍着屬於它的光斑。

女人突然收到驚喜，都會高興。

江輕語此時眼裡只有這枚戒指，拿出來戴在纖細修長的手上，指如削蔥，戒指上的碎鑽，彷彿不小心沾染的水滴，相得益彰。

嬌嗔地看了一眼陸霆：「怎麼想起買這個啊？多貴呀。」

雖然嘴上埋怨着他亂花錢，但是一直端詳着，移不開目光。

陸霆摸摸鼻子，被她的笑容感染，神情也柔和下來。

「知道你喜歡這些首飾，哄你笑笑罷了。」

陸霆遲疑了一下說：「雖然小了點，但是以後肯定給你換個大的，越來越大。」

江輕語看他認真許諾的樣子，愣愣的，跟大學追她的時候一個樣，也笑出聲來。

愛情有很多樣子。

燦若朝霞是激情四射的愛，充滿了希望和浪漫，情人間都是對彼此未來的幻想，認為在一起就是生命最美好的節點。

有的愛也會隨着日頭慢慢西沉，朝霞逐漸散去，這個過程可能會有風雨，會迎來彩虹，會有無數的可能，然後陽光慢慢變得柔和，在最黯淡處，情人就會知道，有情飲水飽只是一個浪漫的空想，在煙火中，顯得不切實際。